

走入，走出 海青

瀛苑副刊

上班已兩個月，薪水28800元，代價以自由。

軀體活躍，靈魂卻相對沉寂；鎮日說了太多空話，皆非不得不的深刻之言，而多說長道短的流語蜚言，它們借我之口發聲，於我的生命意義卻無交集。

理想主義者總是否定現狀的，不是嗎？即便努力提醒自己，眼前的一切並非全無可取，但當卸下角色扮演的戲服，我的眼及容顏依舊映照出冷漠的光采，因為厭於太多外人干涉生活情節的編寫，厭於真我受假我操作而成傀儡，更怕假我就此鳩佔鵲巢，真我一去兮不復返。

因而不想再理任何人，那些全副身心只為情慾所驅使的人們；當他們鎮日環繞身旁，我卻總是可以益發理智，因為，他們已代我糜爛、代我愚昧、代我荒謬；而我，看他們顛倒世界已夠眼花撩亂，撩亂得我差點以為自己也在另一個他們眼中亦是顛倒的世界裡了；大是相形於大非，亦成另一種大非。

我們顛倒彼此，彼此顛倒。

於是感覺一種走出的必要，走出他們眼中所及的視界，走到我嚮往的遠方，走到他們的目力所從未、永未能探及的一幅清朗景象裡。

並非低估他們的視力，而是當發現同他們所想望的圖畫竟如此相異，不得不提醒自己，該是啟程找尋符合我深心一幅圖畫的時候！

不好找，是知道的；即便找到了，我明白我所想做的，並非只是走入那幅圖裡，而後立定稍息，就此停格，讓自己給鑲死在畫框裡。

真正的想望是，走入那幅尋覓已久的圖裡，然後步履不息地漸行漸遠，遠到觀圖者將我的背影視作一粒沙塵，看著我終於漸漸湮沒於一片無垠的未知之漠……。

在他們眼中消失的，是從前追尋此圖的我；實際上，我並未就此消失無形，不過是走出了先前走入的一幅，然後又走入了下幅裡。

在現實裡整裝待發，在跋涉中邁向理想的朝聖地；出入之間所變的，是心中所想望、更接近理想輪廓的那幅未知圖像；不變的，則是我依舊繼續著那無盡的追尋之途，不斷地走入，再走出……。